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鎔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四

元 袁桷 撰

序

李慶長御史餞行序

昔之公卿貴人居處要地言語出口足為世重輕也故希進之士聮袂接屨望塵伺色日若有所不足者其勢然也登用更迭一旦謝去則引結儔類議其短長甚者

旁及其子弟姻黨得者未報其不得者常忿誹若是則毀譽之說固不足以為誠然矣大德癸卯楠以太史屬事承吉閣先生於翰林先生色莊慎許可待院屬必面質其長貿之而猶以為疑也卒詢於嘗往還以考其詞學焉楠入院五日先生名堂上曰子能為制誥乎楠謝不敏頃之出片紙令試制草即具藁以進閱一月將登車輒命撰廟學詔如漢詔令體冬十月大會院屬令擬進五朝實録表楠得預擬焉先生始察而奨之即署為

應奉文字間以事詣門下甥堉却立奉唯諾不敢仰視
庭肅然也夫爭名者羣進速化之道莫易於自獻為之
上者審焉而彌詳則其怨謗也實多久而議定必視其
取士當不當固可考也先生堉隴西李慶長館于公有
年矣朝舉優老之制為高唐州同知以便侍養先生下
世議者之口始曰先生已矣繼之者其果有能近之者
歟慶長之仕不急於進方墾田樹桑以裕其衣食翰林
追先生之德舉以為佐朮幾臺徵為西臺御史掄始曰

先生去國與歿幾一紀翰林追思其賢焉誠不亡矣臺糾天下士之清濁錄考而始用之慶長之平昔可見矣始爲得人賀而終以見夫先生之行事焉則楠也亦竊有榮也已矣歌詩以光其行者皆朝紳楠以舊好不讓而爲之序

平章政事王公歸省魯公餞行詩序

延祐六年平章政事王公居中書三年矣每奏事輙請于上曰臣疲懦不稱臣父年過八袠陛下赦其愚俾遂

終養臣不任大願請踰四五不允後有詔曰宜官其子本郡以侍祖父公卒謝不敢冬十月皇太子受玉冊詔示中外始以其子具傳詔歸東平因省魯公焉魯公往歲嘗對詔使具奏曰臣齒髮未脫落願以弱息盡力事陛下公之雍容廟堂魯公之志也然公歲數請不置十有二月辛未始出允旨公拜手稽首望闕謝翌日蓐食策馬遂行公卿大夫設祖席門外至則無及矣迺遣使者傳旨以內醞精幣錫魯公猗歟盛哉稱嘗聞之君臣

際會終始之道難矣昔之大臣一斥而不復者往往見於傳記今公之在位也精白自持卑讓若不足超然遠去詎捨國以自全也粤若稽古明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吾知公之在家也閭里往還益知夫守令之賢否其不便於民者熟詢而究論之四方之使乘傳入驛將修容門下水旱盜賊之原財穀徵役之害虛心以求筆于簡牘歲時附奏益以彰畎畝不忘之忠而魯公方精彊遨嬉充然孺子之色或徹于上聽出處之道是皆不能

有以豫計也維今聖天子孝治隆古昔一時廷臣生榮其親不一二數鋪揚詠歌詞林之職也遂各為歌詩庸敢不讓而首序焉

瑞芝亭賦詠序

昔之聖人建中和之本畜四靈以為應焉麟鳳則其儀龜龍効其文修火之利以制五穀養其太初壹情性以齊形色四方不同而養生送死莫敢有異焉者教使之然也中古而降道德不能以一而昔之所睹悉以為異

表章鋪揚圖記所載不常有於動植遂名之曰瑞焉繇是眩幽抉奇之士棄所服食吸空制景烹治飛伏卒枯槁無所成就甚者則曰吾治法有未盡吁可哀也矣延祐五年中和夏真人明適承詔祝祠上清宮精一不懈竣事憩館于崇真院松竹交列覩厥墳壤櫂莖而光玉質鏐章瑩然以數咸曰是芝也誠為瑞稽圖徵史復曰無以異遂積竹為亭以落之迺曰繄吾道祖之應焉耳矣鏗鏘春容攄藻獻秀筆爭綴而簡爭續也余讀而歎

曰頌聲之變基於魯登高能賦始之以洋溢終之以託寓其理然也神農書定芝為上品神仙家服之云可得上壽蜿蜒清淑之氣嘗閟而不發地非愛其寶待其人而始彰也維今開府大宗師張公際休明之運陟降帝所幾五十年子孫繼承罔敢暇豫是芝之瑞吾見耄期稱道益莊而愈完表于山中夫豈榮觀之美袛其粹和道充氣腴異曰駕青牛之車歸返故山撫芝之一笑則其為瑞也畢矣願叙以為徵

壽樂堂詩序

延祐乙卯季夏𢹂來驛留杭間則與友人泛舟一游葛嶺諸山穿幽入窮嘉木叢柳欝然上下而相望也遂遵其蹊以升其坡陁有堂巋址粗完而不華册其顔曰壽樂羣峰蜿蜒水光相屬前挹左舞顧登其堂而異之客曰此容齋李公習靜之所非所謂臺榭苑囿之觀也且昔之翬翼而侈者於公乎何取世有專鍾鼎之貴其得意盛時未嘗不寓興於山林泉石之清美疲精竭資彷

象其舊游卒不知其所造今斯堂也不專乎構築不勞乎藝植心領於物外其得乎湖山者是幾有道之士也于時李公領元帥之符于海右楄復以間歸里因得覽兹堂之勝公笑且言曰土木之奇吾深鄙之洛陽名園多矣擅名專美於後世今何人哉夫動靜交養適成其性錢唐諸山水渟泄起伏大者為盛衰小者為榮辱有得乎是則視兹堂之樸簡其旨深矣至人之心如珠在淵樂之至者終身而不厭取諸在外非有損於内也願

與爾邦之士率為歌詩而子序之退不得讓遂以昔之聞見者次以為之序

送彭道士侍親詩序

范文正公守番更定學宫咸言嗣是番為衣冠聚未幾彭尚書舉進士第一正直朝署為吳楚間領袖其弟忠毅公不幸守城身死二忠易名見於宋史作史者深有感焉嘉定初先正獻公越公俱在著作庭深言朱墨史避忌而宣政實録為魯譎時宰尼之後六十餘年皇元

大一統宋故家子孫變滅澌盡獨忠毅公裔孫南陽作而曰吾宜游於方外矣其道祖位秩視三公於視聽也尊且榮起處也不貸假以自貶嗣師吳公方藻思瑰識將樂其同而進之況於親者乎未踰年則曰詎宜久京師居母氏春秋高歸以奉則庶幾幸不墜矣將行且丐叙其情梱於是深有愧焉忠孝秉彝皇極之訓中古肇分重華是著更秦暴强而死節謹書踰千百年迄不能一二數獨於彭氏見之歌詩者寧得以辭也

送文子方使安南序

安南繇秦漢以來內郡縣世祖神武皇帝取宋荆揚益三州之全土大一統東踰高句麗西度流沙金山王業之基不知紀極坐朝按圖指鉄黍地曰玆南交州乎得不為武寧能以中國民甘心而係頸之遂俾成要荒之禮以歸蠻夷多疑其子常稱病不至禮謹會同尤嚴於錫命故其自署表曰世子臣某其所以容受而畏慴者實在是新天子即位更元曰至治遣使詔諭故事必遣

近臣爲之又擇能文辭通達國體者以貳之於是僉曰翰林修撰文君子方有使才實可任迺名上于天子而許之遂增秩爲禮部郎中以行將行其友表稱曰往使者鄱陽李侍郎思衍劇丘李侍郎行天台陳郎中李河間李侍郎京皆得與交交人言鄱陽清介質直不絕口聞其俗善憸巧館餼供帳故不如法俟詰讓始成禮入其境也必迂途請野或謝以病緩歲月始迎春氣蒴達黃霧苦雨然後拜使者而送焉其狙詐率類此而不知

者常逞夸肆豪以受多言之羞昔讀左氏傳見列國諸臣取詩斷章以成好焉簡而明易而且和信由於衷而禮以辨之也故夫子之言曰雖多亦奚以為列國之臣得之矣况於朝廷乎又嘗聞李公言使者入境詰其館人一草木名字之微必聞於世子翌日涉筆始具對蠻陬遠人設施周密若是無它焉懼削其土也交州之土産道里見地記而昔之入貢者又皆淺薄不足取於其不知者寧缺如也子方以余言為然乎若夫周折之宜

守經以揚文德則必曰天子仁聖明達萬里外子方優言之是則余無以告矣

送程士安官南康序

朝清望官曰翰林曰國子監職誥令授經籍必遴選焉始命獨東平之士什居六七或曰洙泗先聖之遺澤也誠宜然又曰其浸汪洋渟伏昔東諸侯闡興文儒飛矢交集絃歌之聲不輟於黌序有自來矣稍向為翰林屬所與交多東平他郡僅二三焉若南士則猶夫稊米矣

士樂得所依連彙以進各以其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勢使之然也程君士安則不然程君魯士也獨游夫江之南幾四十年詢其先友則皆在上位者不獲於上豈程君之藝有未至焉者與嘗得其詩詞讀之視其同郡之仕於朝者亦殆相侶其大過人者誠顯矣而視與程君同者則誠枉而不逢者焉少仕於南御史臺後為吾里元帥府掾强貴者皦之卒得白而程君亦年以浸老今年司南康理曹以還嗟夫類聚以方士患不

得之既得之則不宜以遺佚隨聲媚容置之良是矣才焉而不遇則在上者寧得以辭其責焉因其行叙以慰之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則亦曰有命焉耳矣咸為詩章凡若干首

送陳景仁調官雲南序

至治元年中書省選集賢都事陳君景仁調雲南官簿將行謁袁桷曰吾與子交久子寧無一言以贈乎於是有言曰在昔世祖皇帝寧一海宇幅員袤廣凡為仕者

力不能以自達于京師故歲必遣朝廷望官即其地如選部注授焉省之遠者曰湖廣曰江西福建曰雲南其最遠莫如雲南故自三品而下皆得除擬奏而後出命視他省為最重其受任使者非清慎明正不足以當之維世祖緜壬子入吐蕃破蒙段二姓宋金所不能臣至是踰三百年始定神武偉著時則有若賽公稱合上意羈縻而綏撫者厥有攸治夫以蠻貊之俗俾安其素習誠不在於煩促苛削也因其民風而俾之為官長者子

孫不越於其境則安而簡易矣邊隙之生所從來久出於長民之貪黷殿最莫嚴於考課循歲月以善解視其成績則調是官者雖離婁之明將何以辨之哉厥今御史循行郡縣察採是不而坐驛頃刻促具食上馬懼夫事之填委將終歲不能以盡也今之為遷調者居于是邦雍容詠歌得覽其山川詢其阨塞仕焉而已者入閤以問之其隱而在下者詳延以博詢之則仕於彼之士吾將瞭焉胷臆而示諸掌矣不然拾級循叙朱墨之職

一介吏足以辦何假於陳君乎陳君清不近名慎而有守明足以養其厚正無失於過舉若是則足當其選矣余將奚言焉是宜率為歌詩以送其歸

送李溉之致祠山川序

甚矣夫幅員當不能以合也五方之俗惟不能以合故地氣各乖於一偏昔之赫然以統率之者嚴於方嶽望瀆海之為帝所由來久矣必皆致祀焉夫山澤通氣騰降蟠際卒之以立民食豈以它故哉在昔盛時惟漢唐

近古能徧至而遵行之然而巫祝之祕或鄰於方士其餘偏方分裂帝號尊龑車輪馬跡南北不相踵接僑立望祭神弗顧格責之以一風俗成時雍者亦難矣世祖皇帝以仁武英叡成大一統考先代祀典曰兹職方氏登載實萬姓重事遂歲遣從臣捧香幣各分道四出郡縣祗恪候驛謹絜視他使者為有加粵昔唐虞黜陟或於四岳昔之善使者不專於所命水旱疾病承制以便利之令守職如守法非儒者不足以語而生事者不保

惜復將有以病焉抑難矣至治二年集賢都事李君溉之承詔首北嶽遵濟源轉北海終會稽焉以登其於行也將見夫挈瓢囊以就食者焉又將見夫餐饑之不給於適館者焉踰於大江東南之民外侈内楞罷於不作不役而歌臺暖榭心目飛蕩以貽無窮之害若是者不能以悉言矣溉之明國體所歷彫瘵顧悉疏以白于執政若夫悲愉駭慕深林危徑矣於言辭而使夫人傳誦者於其歸也猶雖還里尚能叙而賡之

郭子昭淮南廉司經歷餞行詩序

淮南地廣袤昔號用武故其勁悍伉牵遇事嬀曲輙私剖決以直不復上官府水有菱芡魚蟹之富平陸則兔鹿馳逐飛鳧鳴鴈蔭翳陂澤網獵凡食不丐假於外事簡而易治夫以易治而强治則變易不安曹相之治天下豈不用其心哉則亦曰煩擾非所先也余嘗過淮南道繇肅政府日未午官吏上馬去故視他道為最優汝寧郭子昭今為其幕長焉子昭之吏事不拘文以求苛

者也若釃渠於川順其自然激射穿鑿不能以逆水之性學優而辭工將考其山川詢其廢興抉㮦幽奇悉出於翰墨廣陵有儒丈人曰王公逢原文甚古臨川王荆公敬企之願求其書以廣於四方今四海人平將化其斷斷褒衣長襜使與計吏偕是則子昭之教在所急也為歌詩者俾余首為叙

王正臣浙東廉司經歴餞行詩序

朝廷置廉訪司總司曰監司曰使其屬有三每歲循行

不與止受其成績議輕重職簡且尊視聽黙陟專於一
郡而所部他郡不復考故其毀譽常若不及或者病焉
權莫重於循行今之言者曰歲五六月録囚秋七八月
出司明年春還司所歴有程限疲精於某所則足跡不
能盡於是有料簡之法焉民懷其冤卒無以自白相率
以告於總治宜矜其情而許之矣議者則曰是在於行
部侵越則事繁事繁則寮案不相協安於平素守官以
自全者為善計矣夫行部之寄為最重泛常以治之民

不勝其病告于其上卒拒之以辭使一振舉之則歲之分治將悉心以究是它郡之事悉總於我謂專於一郡者非知言者也聊城王正臣以内臺掾出為浙東幕長通達治體守儒善斷今監司馬公嘗鎮江西諸郡皆嚴憚之是能知總制之道輔之以正臣事可立具浙東民俗爾易春温冬嚴相濟以須吾知其足以振采於一道於其行序以告之且卒能歌詩者以餞焉

送朱君美序

許文正公定學制悉取資朱文公至仁宗皇帝集羣儒
定貢舉法五經皆本建安書蔡氏為文公門人而春秋
傳則正字胡公之從父文定公師友授受宗于一門會
于一郡至若訓蒙士正史綜庋積筆録悉師于文公何
其盛也夷考地圖閩粤繇秦漢始通今九州之地非不
廣而道德師表不敢有異於文公者繇文正公獨建大
議而聖天子有以成之也今之為議者則曰南士淺薄
不足取又曰其文學論議與中原大異夫行事必本於

經考成均之法惟文公是師而南士獨有背何耶余嘗入議者之室其服食器用由南以來者頗若愜所好其無迺貴物而賤士與識患於不弘黨患於過偏自昔創業之君合一海寓必取遐陬荒域之士以自近輔維昔世祖皇帝能知之選取盖可稽也文公五世孫燁君美以宸旨入國學議者亦若不滿然以其所受學皆文公也視其子孫少假之令以書考之法出仕將行求余以言念昔先正獻公與文公俱以偽學坐禁錮政治更新

善類彚進文公書大行於東南今六合一家文公之學行於天下矣士能通其學者其寧有固執之弊𢇁官京師踰二十年見昔時諸老津津於南士者甚衆考其異同其亦南士之不如昔耶其亦異者之不如於羣公邪君美以世濟令德將見於涖民經術政事余不能以告故歷南北好惡而知吾文公之道千萬世南北不能以易也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序

往歲見福唐張君見獨於京師貌清氣完語簡而意消察其退靜泊然無求者也山中之人曰張君居室靚邃滋蘭藝松藏善本書盈庋督教其弟子恂恂畢讓見之者必知為其徒也至治元年嗣天師入覲君死且十年侍祠印者曰陳某初一見之甚佀吾張君也問之則曰亦福唐人也閩為儒林經典釋文陸公德明所校定天下遵守莫敢異夫閩昔為荒陬言語不合於中土六經表章旁及諸子繇唐世始定而獨取於閩何邪九州之

士未始以南北限陸公書積六七百年而不廢則其疑息而無可議者矣今則曰楊以南為蠻夷吾不知其何所自也其亦有所激也歟余將有言焉而未之能也嘗聞龍虎山尊崇吾聖人書絃誦之聲接於兩廡往銘空山雷君其於書若饑之於五穀朝暮不敢棄故其門人樹立偉著椎張君蓄書之心觀陳子之甚佀知其刻厲寧能以中晝也邪兩京雄富夫既身履而目受之豪勁厖錯可夸可愕接於歌謠風氣之盛必將矢言沈深以

嗚夫太平身安道充必不戚戚以求外也老子嘗曰無為無不為國之本也願歸以究之異日詢咨以承尊美於前者將有繼矣勉乎哉事豫則備若然則其寧有不能者邪凡我同志宜為詩以餞

送劉生歸鄉試序

漢五經各立博士唐兼以詞賦取士至宋廢置不一然各精其能者始得為主司五經難以兼而詞賦號為淺且難以淺且難而兼五經孔鄭復生不能為也科舉廢

既久先皇帝慨然崇文酌損為進士條制今將十年巖居谷隱習其學者家傳而户授其蕪拙而宜黜者主司之任也余嘗預考進士于禮部鄉貢而來者蓋疑之而不敢有汰也汰則德傷而體損繇江以南求試于外省多至八千餘人司繩墨者其無迺失於銓考與抑亦以其耳目闢見之不接者而疑之與以昔賢之所難而蕲之其於任也實重古學之不講于今有年矣卒然加士林之上冒焉以承不咎于己而曰試者之未至故取之

常合其讁簿進于禮部禮部不得已足其數覌其所取者則咎禮部之未至禮部諉受其責吾知夫八千之士功深而學優者詎不大有遺者矣廣信劉生任時來京師試入國學將叙次佐胄子講誦今歸省其母試于鄉生敏于文從余游焉凡人事不能以悉告雲有年成父先生於羣經有攻而為書者也於詞學父師之所授充然而炳鏘然而和東南西蜀蔑以有及也生負笈而問之若登泰山瞠乎有失矣使先生不以耄老辭則東南

之士類于禮部者將拔頴以進生蓋亦有得矣勉之哉

仰高倡酬詩卷序

今年春房山高公彦敬歸休于舊隱夏五月延陵吳君成季首為歌詩以致其懷賢之思於是次于其後者凡十餘人矣獨清河張侯與成季復肆奇逞敏纚纚用韻不輟筆未脫手語未終舌而兩家使者各踵户限故其飛籌急置如督餉道於劒閣棧道之險也角形擇利如薄虎彖於蒐狩之野也風恬而水湧欲挂席而爭進也

弓良而矢直欲並發而連的也至於夸豪競富金張之靡崇愷之侈焉噫何其至多若是也古之言倡酬者曰元白其次莫若皮陸彼皆因其事物之偶然有合於風雲泉石之清適故麗者流於情羇者鄰於怨而今也因房山之賢有以興其思復因其思以發其所養異夫逐物而忘己者多矣房山筆精墨潤澹然丘壑日見於游藝此詩之作其所以惓惓不忘者難與俗子語姑以見夫思賢之心在於寛閒自得之後不在於爵禄有列之

時也詩成凡若干首云

送陳仲剛序

昔之職文墨議論者必擇其瓌逸俊磊以自近唯取其才焉才與德不相並或者譏之謂德不勝不足以為君子也今有番陽陳仲剛焉其言恂恂其度謹且循於事也不欲察其是否見一善焉不知其為矯且詐也翕而譽之人議之我且直之其不善也人議之則曰彼豈誠不善也將訓迪之俾有以悛之嗚呼是則人誰有議焉

者矣黨同惡異以其類至鼎鬻之遺酒食之失足以亡其國而廢其身可勝道哉吁是則有可憫者矣余向為史屬見南士焉執案牘者刻若法吏其滑稽跅弛不善避忌酒酣大言無所顧吾深憂之未幾而陳仲剛亦受其讒以去仲剛之失在不能以自斷彼之言者一無犯何慘也今朝廷下詔蒐舉遺逸仲剛可以仕矣而復以守資歷者不在是限遂以外郡校官補之始得為教授老至而濡滯彼獨何心哉喜怒以害天下之士莫嚴於

後漢之季盛時清明孰敢少肆其毒不十年間今皆澌盡無在可歎也已可哀也已仲剛調湖廣將行于以悼其窮亦以激其有自立文辭之素能者不敢以告勉之哉

陳彥恂餞行詩後序

士之為吏病飭於內而鶩於外者多矣飭乎內者無赫赫之功而亦不足以取仕鶩於外者自處善士之目幸先得大官厚祿故仕而臨民雖百里之邑其勢亦足以

動衆智亦足以防口凡所居官將解印綬必諷諭能為文章者書刻其政績方古循吏殆未愜意間有不肯操筆輙威脅罪誅閭里耆乂爭相效承長縑巨軸聯衢表道先出郊餞祖語嘖嘖不自已迨其去官猶視彼黜陟為廢置而士不幸為師儒之官者則不能是蓋其秩最卑勢最下其行事不能以致衆方茍度歲月以冀脱去故來也無聞去也無迹而儒者之道愈缺然矣噫先王致治之效必本於學校之興廢而謂其道不足以致譽

以自棄者則過矣且譽果可以致而得哉余父友陳君
以越博士歸于家三年將調官行邁越之鄉大夫以及
博士弟子詠述遺愛致詞于家詩凡若干首同里之姻
黨異郡之交友爭歎美賛誦詩亦凡若干首而天台胡
公復叙昔日輿人之意圭璋交輝金石迭響殊績細行
指掌畢具斯亦偉矣夫不求而自至者非媢也歳久而
名益彰者非强也彼勞甚而無聞者非過也庸叙其言
期以信于後敢繫于篇末云

送洽師歸吳序

四明學行於浙東西而南湖延慶寺實尊者闡繹之遺址陳忠肅公原觀想而為之記甲於東南至嘉定中史忠獻傾意營繕莊嚴妙密學子林立運逢壞空不四十年兩遭燬厄寺缺主者僉以為石泉洽公宜主是席至之日除榛削礫一以已任而四明惟旱疫之災信者靡替施者莫能洒慨然曰吾故吳産也吳多信士凡頹垣廢址吾徒一詣其門輙金帛踵至高者矗雲霄樸者絢

丹碧崇信生于心斥其餘財以貽浮屠氏非有所利益也嘗聞洽公化行吳中所至傾接蓋以能靜止息之道廣為譬釋夫安於給足而哀樂喜怒為其營役則聞洽公之說者孰不開朗故其欣然以輸肅然以接夫豈聲音笑貌之傾動嗟夫露臺百金十家之產而大雄氏以側布為未足化其吝心非大言不足以警若是則是行也見其細載以歸不日以就罔俾忠獻專美於前而忠肅之學頗竊有取焉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四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五

元　袁桷　撰

碑

歙州交河縣先聖廟碑

尊聖人而親之有為廟之道焉廟也者享之以寧其神者也氣行于太虛莫窮其神天地日月星辰久而不息者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而其炳然立言品節備具則

猶夫日月星辰也人生則有死澌而復之亦必有道著其思以立其誠焄蒿悽愴没世而不忘故立廟之制親盡而祧祧而壇墠其愈遠者情不得而推也自唐以來祖立先聖廟天下郡縣皆以上丁致祭升降迎享有侶夫宗廟而復琢範土木象其神明故其廟也有堂無廂重屋四阿具體而制簡禮緣人情敬生於其心其從來也久則今之為廟者不得而廢矣夫子嘗曰祭神如神在神無在無不在有其誠斯知神矣獻州交河縣舊有

廟學廟狹庳不足展事皇慶元年王君某為縣主簿治
事之隙日率胥徒入學以受講迺與其令長僚屬勸士
民出其贏財賡新孔子廟越明年十月告成維昔獻王
纂輯古文補正六藝今州以是得名儒術之士宜為歌
詩以侈厥美於是鄉大夫刑部員外郎葉蘇君俾志經
始且請之以詩詩曰
兩河舒舒民迄奠居理政孰先學廬是圖禮殿弗度墉
棟庳穿我究我環築營燥堅嗟爾士子康色以喜出粟

載車以相胥守松栢甓石維鐵丹碧翼然崇崇聿完有

恤王君之始民不知至曁來釁成其徒烝烝仰止獻德

腓土啟國絶續闡徽維聖是則聖有載籍德修靡忒毋

辨以夸毋質而阿洋洋在庭若聞厥聲視而新宮以淑

以繩

獻州交河縣三皇廟碑

司馬氏作史記斷自五帝世之言三皇者著天地人之

說而强名之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或

者疑焉晉皇甫謐述帝王世紀謂八卦之畫切於人身
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神農黃帝設
五穀藥石為生民本謐之論是殆謂醫家者流而專言
之也唐天寳禮官定議尊古帝祀三皇適與謐合皇元
啟運詔天下郡縣立醫學因奉三皇以廟春秋謹祠之
昔人有言曰庖犧神農順天之性育之者也黃帝除民
之害救之者也乾坤之道合變以成民用之而不知象
而示之凡所以各得其正者也誠在中矣宮居粒食順形

色之正將以養而安之忘其和平紊其所之疾疢生焉博施濟衆堯舜猶不能以全其功則夫三聖人者法施於人而祀之誠宜也皇慶元年保定王君來主交河縣簿三月朔日有事于三皇敝垣蕪壇虚位望祀拜伏瞬息而禮以成告顧瞻惕若謀於令長語于若屬曰象設弗嚴其何以肅衆神道設教其會通之道也迺即其址廣而崇之剗荒黜幽楹甓嚴密資鳩於民役成於工相胥以勸而莫知其勞爲緡三萬有贏其用之不給者悉

輔而足之明年殿成三聖峩峩有嚴有飭遂落而祀之維我世祖皇帝神武不殺混合寰宇憂民之不全其天崇祀廣法俾尊其道術幸已厚矣不幸或罹于非辜此誠牧民者之責餘何咎焉民有與言交河之政有匿其婦而誣其姑者維我王君迹而推之婦姑以完盜狂攻刦吏隱之使緩王君之至越境斯得嗟夫六氣之流行壽夭不齊上之人尤惓惓然拯閔之而不至陷而攘之則其為疾沴災旱者吾不知其何心也王君為政若是

梢職在太史紀成宇而附書之

奉化州三皇廟碑

馬侯為州急先崇儒建尊經閣成作而曰學無田曷足養士表圭田租勵之於是鄉之儒合言兹實吾黨恥鄉校曰毁青衿賦焉館粲有加士子知教盍助田以成侯志侯復曰先賢遺則惠養存歿規曷敢湮廢正籍端本恥格貪戢於是始言曰噫世祖皇帝行仁肇邦萬世永憲今獲守兹土疾沴不治黎民何辜迺建三皇殿初殿

在廢觀址後徙寺旁庫隘弗稱詢圖考初厥地爽亢遂廣土而興之百柱翼成萬瓦鱗比厚者致泉力者輸役官不出賦而歸然光尊者老贊企願紀其建立以彰侯績抑嘗聞庖犧闡極人居其中靈根湛純萬化是生坎離致用窮夫陰陽之機壽夭不齊彼實戕竊維大聖憂之樹藝五穀輔之以醫藥剛柔燥濕各施諸用神農之功也因其厚生迨於傷生以憫以原為之經問教之以知懼使各盡性命之道則夫黄帝之功詎少矣哉三聖

炳著尊祀肇唐皇甫謐之論合於醫說道不虛矣爲作樂章俾歌以祀表侯於無窮侯名驥德孚致遠官奉議大夫明爽幹飭吏民畏而愛焉是役也州之官咸佐之鄉老皇甫𥨊董役訖成前門九楹廊廡齋序二十八楹講堂五楹禮器備充圜繚丹堊咸曰美哉歌曰

判鴻濛精一中八方圓握以通稽聖作逆不逢神之游雲霓從嗟彭殤曷悤縱簡差差指厥蹤玄籥啟人喬松煌煌大聖萬世功

天昭昭日月星變化周純粹精木石土金溢至靈飛走
食物各受令一日屢蘇民迺修齡覽九州雲泠泠是州
秀淑守著能牲具肥酒齊馨
日出作晦宴息守厥故常民用不極何顛償自傷縱恣
作慝帝有憂肇載籍目視毫鳌脉寸尺智者驚保厥德
雲龍之鬚杳無跡祀靡斁千萬億

衢州重修三皇廟碑

混沌既判民生之用日滋制器創物首於三聖詳見於

宣尼之繫易儒者皓首棼莫能以究周外史掌三皇書秦厄既盡而其遺言間見於諸子可得而考者惟醫家者流見之天經時訓書禮之準也察其循環考其氣運不悉是不足以言醫之本也至於推萬化之原别九州之宜調神嗇精按摩導引湯液炮炙無一不究地利土膏辛有合於農書之說若是者其繁且難有甚於吾儒則凡為醫者良不易言也小司馬作三皇本紀其精約不出於大傳而荒誕不稽悉得以訾病史遷之不作良

有以也伏羲神農之書見於易黄帝書具在有依髣而
爲之者亦不失本旨自唐肇建三皇祠世祖皇帝遵舊
令遍祠州郡推仁濟衆比合前聖泰定元年夏三衢郡
侯赫斯趙侯仲禮僉曰天子神聖不殺稱上意俾洽于
羣生莫若立醫學於是與府判官定住君勸糾于其徒
爭輸幣以助不三月殿以成告繪象有嚴禮器畢具惠
民有廬校官有居閱明年廉訪副使真定白侯鐸邦謁
廟學首肯口贊且割官沙田爲畝若干以奉時祭咸願

刻石以著永遠繫以詩曰

大素絪緼品物類分經緯五行濟用立勲茫茫開元通幽合神炳諸典墳是究是勤盪摩三光區別九土沮洳晦冥或折或沮潤澤滲漉順而居處正陽昭晰以保純嘏有簡斯彰翫覈纂組民用不知其仁如天大帝述明播于垓埏春臺以登鴻澤日宣嘉穗合畆釆鱗游川俾絶癘疵享其大年三衢之宮伊侯所築濟濟者徒惕若奉玉研精聳編以介蓋穀侯云去矣祝彼千禄我庸作

詩相祀是肅

饒州安仁縣柳侯廟碑

古昔祈報之禮得行於州黨閭里民神相通禦捍於無形厥有常祀一有水旱疾癘爲其所憑依者尤卓然偉著五行之精成於太素摩盪轇轕主宰以名國有典禮莫得而僭維神依人以行實有姓字烈山氏之柱共工之勾龍周之先后稷死爲其主後人擇其功德之高者代而承之噫積虛以爲氣氣散以爲變居陰假陽人鬼

之化行則凡今之列于祀典者皆本于是皇朝列聖下制詔以通幽潛遺德著功表見郡國雖數千百年皆尊顯崇祀至大二年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全節蒙被殊遇推榮其親退伏自念昔為孩提黨𡾊族酺從我父兄觴而祝之緊神是賴神之闡徽肇唐咸通至宋宣和以來由侯以王肸蠁休嘉鄉大夫湯中炳志于祠下矣今歲時阜康神靈熙熙祥風甘雨莫窮其徼犬牙接壤咸稱神效願上其事于禮部全節敢稽首集賢敷奏天子

以昭神惠秋七月武宗皇帝御朝封顯靈溥惠沖祐真君命詞臣宣制而褒錫之是歲真人歸至安仁縣以制書授神及饒國公饒國夫人吏士再拜吳氏長幼亦再拜禮成還風交雷挾雨來應安仁之人咸言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孝以揚之誠以昭之玆邑之美一舉而兼備孝生於心神之相之孰使之然哉縣長吏將刻神制書于祠真人屬為記按舊記真君姓柳名敬德迺為作迎享送神詞三章以廣民思詞曰

結玄雲兮文虬的容輿兮山椒光晶熒兮橫流帝鼓導兮前驅山之阿兮神居迎羣睇兮與留儼素容兮絜貞佩泠音兮始停

筍席兮翠遭棘乙兮紫搖露零零兮隕珠嘉薦湛兮以陶揮上牲兮吸秀芝巫揚廷兮靈之娭靈娭兮心降日簡兮益康

日懸車兮松冥千童慘兮控軿鼓坎坎兮輪砰悅欲去兮心不寧神居兮山承宇汝居兮山下神詎去兮愁汝

執玄德兮歷九疑超無為兮終焉以歸

徐州呂梁神廟碑

神禹水功龍門呂梁惟最艱聖人述書隱而不言懼荒怪以汩真也陟于上帝受圖于河其事偉著豈誣也哉余宦京師過今呂梁者焉春水盛壯湍石瀰漫不復辨左迴右激舟檣林立擊鼓集壯稚循崖側足負縴相進挽又募習水者專刺櫂水涸則巖崿畢露流沫懸水轉為回淵束為飛泉頃刻不謹敗露立見故凡舟至是必

禱于神神固靈矣夫集誠以致神靈繇衆成往之自信不惑者猶感悼自恐則今之所謂禄利奔走而不息寧得無歉于其中也邪昔世祖皇帝征南絶淮夢神扈蹕以行詔所至立護國祠呂梁故祠相傳歲已久此邦之人因其湍險復增重之繇是南北之舟至于祠下必禱焉彭城隷歸德太守田君以事謁祠下肅瞻有加迺命立石以侈神績於是鄉之耆老鄭安仁復廣其廟基衆設室嚴棟宇軒覩薦酹登降嚴飭有秩遂介總管錢塘

姚君具圖狀願刻其事于石余待罪太史觀前代職方神祠徐州有廟曰孚濟曰顯濟皆曰龍神呂梁信天下奇險處也非神孰尸非龍孰居嶽瀆有祠不以姓氏著呂梁為河下流奔赴南海一息千里昔之神受令神禹顯徽無常代謝上下隨運以化則今之神猶古之神也皇朝一四海貢輸金珠綺繒犀象水土精翫之物悉出東南舳艫相銜晝夜不絕道必繇徐州神司其職訖罔敢替怠依神以行相戒無虞神任匪輕矣迺作詩曰

首河崑崙厥行靡恒或伏而舒或迅以凌在昔堯帝孟門震騰授禹以圖百神罔不承九野既疏沇水渾渾挾河以行北東斯奔積鐵懸壁怒雷赴川如霤斯注如蛟斯騫自涯刋山訖達其源河既南矣帝迹眇漫赫赫世祖威神耀天爰率貢琛萬梲盤旋引梯從繩以登以升耄歌稚和鼛鼓受聽櫂夫佐前水師試命曰吾神是依搶神則病駢駢士子亦有商女爰集宇下釃酒致祀金龍蜿蜒以肖起止導其棘流如席如砥此邦之人仰神

之來昂昂石松雲旂離離匪惟護之將永綏之山川出雲古言祠之崇堂豐堵耆老相宇戒而𠮟覔毋作神侮拾級有叙勿黷貨以沮神告萬年天子受祜

奉化州開河碑

奉化諸溪至龍潭畢會汪洋衍溎陂塘澗溝合流赴資國紆行凡六十里始達于江歲霖雨不時溪江相迎上下交射漫流田堤或漂民廬舍昔之為政者懼焉於是築埭善坊潦至則泄旱則瀦以灌輸繇資國埭注市橋

循三山為廣平湖凡言湖通畎澮也湖之下有斗門必嚴其水則至是通鄭家滏古有陰溝或為滏溝皆取以達水今言滏名之省聲之訛也溪至是循明山稍折為揚橋水以折始善行將達江復限之為縣門曰進林曰常浦又益限之以埭曰車者提閼有程則水旱不病今之善吏治者挈挈奉公上不自保政不能及此廣平馬侯驥德至州曰皇元壓江南縣為州實租户口户繁租瘠何以稱綏惠田疇蕪闢兹惟殿最首吾視兹土抑溝

洫漫滅以害吾民邪遂窮上源首資國者老咸言市橋
達車者有故河往來舟楫聯絡合趨江以行驚駭濤浪
商賈不赴而市用益匱濬廣復舊則民其有瘳遂遵市
橋至陳橋具畚鍤表深廣未及終日而遺石斷絶皆舊
蹟儼著至何家埭或曰是郡乘不登積為豪民利水至
是當行何障固焉於是次隄仆石埭復置卒守水門亦
如之易資國埭為水明別立小柵以謹通塞廣平增斗
門志舊有贍卒租亦復之於是昔之言紆行六十里皆

得舟行以達于江矣史遷作河渠書能吏所紀廑一二數謝太傅守淮南水利博濟則自方之以名伯謝公偉功迄不廢馬侯之政良近矣迺係以詩俾勿墜詩曰

閔閔汙萊舉趾厥艱婦饁子任火壑水芟相彼高下粤昔廡蕃有堤相之有泉養之崩奔交來設險以防彼防弗亟時其雨暘謀于在野集作會節低昂疏儲究爾墜過饕强恣專訖孰俾是罰馬侯自南宣承皇風相攸以圖鞠草茂豐耆父交謁玆焉啇功千鍤剖壤頹堤赴壑

究其遺基白石鑿鑿復常彌堅匪夸以丕作泉流湯湯陰洩陽潴江流馬奔懼而舒徐千帆縈紆入于市區河既復址侯斯戾止嘉穀羨穰甘棠薿薿維河之新告來者勿替

碑陰

凡大工役必資僚屬長官某同知某判官某吏目某實僉贊之州民之耆長大家某等歷考舊蹟且佐厥役吏奉令曰某等董工庀程州之南復有梁家灘闕

稧戚家溪悉濬治之足溉田萬畒開河績最著庸

附碑右以見侯政小者亦若是

許州衡君去思碑

至元初詔議立五事為牧民根本後數歲憂其有不奉行者輙總覈敦厲又時遣重臣循行以振植之大德七年分命宣撫使糾嚴黜陟多罷所居官獨未聞有治行第一入徵為謀議邇臣者使者以功狀上丞相府府下東曹掾掾守法謂事任固當是東狀入書皮不復省繇

是註壘抵青歲率常書于憲部夫法不足以成政先王馭臣必先之以庠爵其不幸而奪廢之者誠不忍於人也民為天下本郡縣守令常長於民民病其長歲有所黜率天下之民常不善其長民獨何心哉余每過通邑大府碑首高下表植衢道讀其行事無一不皆古循吏而焯焯在人耳目又若相反甚者謂懼其威使而以媚夫人之為也俗媮而日艱濟之以淺薄之論上益以不信則是守令考課蹈視襲常安所從趨越哉皇慶癸丑

秋七月天子遣御史分察天下牧民賢否咸屏息俟命國子助教許昌趙君師顔言衡大夫氏守許賢解官三年矣其承大夫者亦已去過時而政存可以登紀子職在太史不溢美不希諂宜表石以昭永毋固辭𢹂謝不敢則又曰余叔父廉訪公師表河南置論少許可言大夫賢無異語誠不憚書衡大夫事第以州里嫌故遂雅屬子𢹂始謝不辭於是退以其郡士劉君廷瑞者長郝守寧之狀摭而叙曰大夫為州質靜無亢異視民利害

黙計而成除之州賦户二百歳久亡絶無所徴別輸他民以逭責民莫敢訴許為要衝遞馬户率多逃去竟三歳以民籍户四十二代之户代而民籍徭調如故大夫請于官而悉除之厚風俗敦尚孝讓考漢魏塜墓若陳太丘而下立郷賢堂以祀于學復構廊宇以庥諸生而使之竟業臨潁縣有鄧艾口故地河南撽大夫按視將屯之大夫署牽曰鄧艾故屯繇魏下千餘歳未嘗復令有民若干耕其地墳壟居室環地左右一旦官壑闢大

不便顧俾民以己耕田歲入官賦猶屯田也河南是其議民往謝之大夫曰吾職也何謝為今世揭揭然以商榷為仕進路使大夫廣屯穀多得十萬石顯要可立致不忍數百民命為傭許人之思大夫宜社而祝之相與望其儀于天朝以德我許人者日永久迺繫之以詩以篤不忘大夫名佐字君用廣平人

詩曰瞻彼具茨英英其雲不稷不黍粤維邦君邦君之來我民不聞曰秋而嘗曰春而耘木之龍從維侯之宅

侯欒在掌言戻于學有挈有任亦丱其角亦飲其醑言
攷者耄頼川之流其下黍稌嗟余遠祖及我緊寡是播
是蓺曷余敢震侮頼水之湄戢戢其牛利言鼓簧將復
其陂陂云當復云誰之來邦君痛痛維衡大夫大夫言
邁匪愠斯怒有暈者居有墳者墓昝匪我執言遵其所
陂既完矣大夫旋矣孰而豚肩進其粢矣曰我不敢嘗
爾歸爾鄉墓門之栢烏飛彭彭中田之廬椅桐稜稜云
昔不如今永歌以康侯歸其組三載云遠許民之思復

日以旦侯車在東彼從如龍侯車偃里誰為之朋有弁斯綏大庭團團瘁躬在公匪食其餐式昭去思攻珉以鐫嗣初維終慎永我傳

華嚴寺碑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為内地户族散處皆安其簡易在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慎舊章建置靡遑時則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展親會朝兹為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因城而名

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世祖承大歴服建國改元削僭
靖亂宗王殊邦奉貢效䝉咸會同于開平縣是定為上
都大興為大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
攸叙商旅子來置而勿征首建廟學乾艮二隅立二佛
寺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於東西化俗警蒙
相須以成具訓淵遠將垂憲永以為民則仁宗皇帝在
東宮如華嚴惕然永思粤維皇祖置慮弘廓建都功業
弗克宗闡紹聞是我子孫不大彰顯爰命守臣臣某撤

而廣之踰十年將成仁宗陟方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北廵狩回上都首幸華嚴寺曰列聖在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述修聖明將於是有在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届止其以先帝所構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翼以從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別賜吳田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三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衛上都留守司同知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為碑紀其成績俾

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𢿱竊㠯為天地生物無
心以成維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極是訓大雄氏
則亦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欲由妄生性日益昏故為
物為變至於摩盪轇轕生死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
有追崇之說焉使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
有垢累道奚病矣華嚴設辭以富貴為喻終之以返真
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
於喻也深有旨矣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懸濟羣

動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殊異臣楠屢從屬車閒首至是山者曰至温師以妙密縝緻爲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爲方外交磊落有大計因得見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專固則永吕傳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鑒觀羣生厥性有恒驕驁忽闘失常是行沈昵昏惑執妄是成維政

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為明爲靜猗與覺皇功始戒
定或喻呂空或設呂境空解境悟真慧永證輝煌華嚴
窮珍極琨龍伏藻井雲疑瑤臺積香浮浮側瓴枚枚耄
稚畢觀心掉膽摧相既永離虛空如埃世祖稽古是則
是效曁于仁皇葢闡乘教維皇御極承志廣孝曰列聖
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嗟展飾殊妙錫福兆民列聖之
心拯彼大迷覺皇具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
膏熈沐淳億萬卜年刻銘堅珉

興福頭陀院碑

興福院在都城保大坊北院既成其主僧尼捨塵以其狀來謁曰捨塵王姓膠州即墨人也家世素奉佛今之言佛教有三禪以喻空教以顯實律則攝其威儀禁妄絕非鼎立以陳融會莫究惟頭陀教吾佛宣演形色自然汩其紛華而悲惱集焉外守戒懈内持益離參而範之將釋諸塵以成安樂若是者誠有端緒矣教始於西竺盛於齊梁皇元建國今其教凡十傳捨塵始與其徒

劉普照誓志游京師刻意問道日唯一食精嚴自牧以勞役為調伏菲薄為精進草茇安寄身堅忍至元中今平章政事王公毅樞密副使呉公珪福建宣慰使李公果見而異之始買今院地至大德某年平章政事賈公某邇院居審拾塵積行無退意遂與其夫人林氏引見于皇后下教出財帛建其殿曰慈尊俾開府知院月魯公曁賈公奏其事於皇帝皇太后咸曰可其悉以皇后私府輸助之延祐五年院告成復奉宸旨禁護而掌

其教者錫名清修妙行以褒美之是役也齋庖廡室皆捨麈所鳩建嘗謂釋氏之説福田利益姑警誘盲騃若曰離愛辭榮非感物而動者也真性虛湛奚假於外則其説近矣詞曰

粤昔能仁蟬蜕侈華絪緼泰始雪霜勵磨厥性眇微五采眩訶毁形壞衣其儀不頗空假廣陳蕩恣斯病佩規帶衡迄莫内省玆惟艱哉爰參以竟慳繇樂積煩以欲騁除彼垢紛曰執中無競女德效坤静於鴻濛維大雄

是師頭陀是宗人憫厥勞熙然以充善士日來格于羣
公三宮清穆昭事孔肅鑒觀宇縣作極錫福夸榮逐魂
是究是度秉持法權俾民不黷伊教之興泊然纘承千
譬固室百礎拱楹式尊其初匪維誕務戒爾後人戰兢
永寧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五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六

元 袁桷 撰

神道碑銘

武義將軍梁公神道碑

梁公諱禎字用之大名元城人父金吾公千為大名兵馬都總管既卒長子汴襲職會用兵江南復籍新軍别擇將家子統領中書樞密二府議以汴兼領公惆然曰

兵事至重寧能使吾兄獨受責邪禎宜行死國效命弗辭也二府壯之攝授以新軍千夫長俾鎮雎州帥領兵將渡河攻宋將夏貴迎戰遂領所部分擊斬首若干級帥上功狀拜為真中統三年李璮叛攝本軍帥出擊功益最璮受擒方璮叛山東時調發旁午璮善戰故將士多失亡璮受誅軍帥俱恨之議悉屠其黨公密白宗王哈必赤曰璮逆黨非土著俱東南狂士宜汰擇以安新土宗王然其言從攻襄樊功益著加授武略將軍至元

十一年鎮郢州十三年王師渡江州郡望風下常州獨守世祖皇帝命大帥率堅鋭併圍之州嬰守益固有將築橋登城城弩中將死檄公代將即輦木石齊城雉剗其險塹緣附以登城陷第功授武義將軍佩金符後改鎮嘉興羣盜出没江湖伺疑釁竊發獨展誠撫綏申令飭罰使不能少越繩墨會歲大饑捐己儲粟以食餓者郡益寧靜性沈默善計事天性孝友出於自然始公之考金吾衛上將軍當金亡時傍邑盜起侵掠金吾率衆

列栅守鄉土天兵南下越境率父老持牛酒犒師城以降得完宋將彭斌渡河城中大震搜其首亂者誅之辛卯歲郡將蘇椿叛入南大將阿朮魯怒將屠城金吾率宗人悉輸金帛詣軍前請命卒獲免公之妣張氏訓整有則金吾以兵亂失元配董氏踰二十年董氏還夫人即歸家政退處裕如也噫觀公卓然成就蓋其家教有自再世樹德傾身出口活人於大難其豐報蓋有以也王父而上兵難事遠不獲考至元三十年年未七十

願解兵致其事大德元年正月某日卒于里舍年七十
有一其年四月某日葬祔大名府西南白水村之先塋
娶張氏大名織染局提舉津之女子紹祖襲爵佩金符
仍鎮嘉興嚴重遠慮鎮遏裒遷悉不使入境後鎮烏江
詗盜踪跡在海浦遣兵擒磔之郡鎮肅然延祐四年年
六十終于軍四月某日祔先塋公女二人長適李居忠
温州路照磨次適張鉉濬州判官紹祖娶天水郡侯秦
穩女生子女各一人曰成龔祖職佩金符娶大名府安

撫使宋天祐女女嫁承直郎佩金符潁州萬戸府管軍
千戸劉輿輿之父中順君今為雲南屯田萬戸府同知
梢與之游最稔善議論嘗言昔時離亂大名城中幾騈
首就死獨頼梁金吾得全活空郊敗井隐然鋒鏑遺跡
猶在厥今梁公子孫世顯抑為善之報善有傳往史良
不誣也輿以事狀來請銘迺不復辭銘曰
草昧肇區雨雷風驅崩角喪元孰完厥居業業單壘斧
鋋就屠壯哉金吾請命發徒稽顙瀝血氣塡以歔春氷

朗日稚耄夾扶或偃或興聚其室廬是生武義趾蹤以
繼粤維叛臣悖黨狂猘交兵飛芻靡有寧歲既殲彼兕
迺徒斯難武義曰吁罪有等第宜磔其兇此土何戾再
世興仁陰功翕翕如璞斯玉如山斯雲大田多豐曷耔
曷耘番番餘齡終樂里枌靖共以儀不瑕以温金符後
先祖曾子孫白水之域松栢茂直為艱斯逌爰表初植
大名之城大耋日隔永言金吾曷其有極煌煌譜宗接
佩踵曷有來墓門肅立以式公德允昭後裔承則

資善大夫資國院使贈資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順義郡公謚貞惠吉魯爾博囉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元二十九年世祖皇帝詔立肅政廉訪司監治諸郡濟南陳公闕實治慶元按覈官吏大小百餘人故工部尚書資國院使順義郡公時為治中獨受委任條其不便於民者上府力去之會大饑乘驛詣行省言慶元瀕海地狹隘歲熟猶仰給他郡非官賑給將移徙不便

執政然其言爲發粟四萬石後爲亷訪副使復治慶元遺愛炳著耄稚一口迄稱叙不置大德中擒備員翰苑屬時公爲侍從每得奉議論必歷問衣冠緒族惓惓於舊治彌厚公薨將十年其子和上以儒雅善正論擢監察御史擒亦待罪集賢相與言公遺事御史則曰子實知吾先公爲詳且神道之碑未樹子宜爲銘擒謝不得辭遂次其官閥世譜而爲叙曰公系出吉魯爾博囉氏諱伯行大父阿哩家西北部世安其俗精騎射父呼圖克舅

冠軍伍天兵定中原因從征冒陣略地以積功領南宿州軍分鎮鄭縣後家于大名路之清豐縣馬公幼歲失鄭縣母夫人徐氏躬教詩紉織以贍稍長命從學里中張蔡公尹大名見而奇之後從丞相阿珠公征襄樊南渡江率先登復從丞相安塔哈鎮揚州議以州所領四萬户軍移鎮鄂而易鄂兩萬户軍更戍於揚奏已準白於鄂省丞相阿爾哈雅使者相望訖不肯發軍淮省丞相忿非公不能辨即乘驛宣上旨語竟鄂相色赤反目

公前曰丞相何怒受上旨怒怒且不敬丞相懼荅曰吾怒安塔哈公復前曰上旨非淮相所造公怒殆怒上顧亟歸相益懼具酒食謝悔迺發軍丞相奇之録其勞以通國語專奏對歲率乘驛六七返世祖見而喜曰是黒髯使臣復來矣至元二十二年授承事郎調金壇縣長省執政官計慮江浙事繁夥非條達敷對莫能稱上意時征日本事不便念所使有詰難必忤旨遂選公驛奏奏至即罷兵遷承直郎行省理問官省中事急速必命

公諳御前皆得允吉以歸世祖曰伯行昔朕以黑鬚使
臣目之今察其相貌誠温暖絜正俾以重任宜無負相
桑哥方柄政寢命不下即再守舊職丞相移省江西征
猺寇奏公自輔授奉議大夫行省都鎮撫二十九年授
慶元路治中慶元多故宋公相家時翰林學士王公應
麟閉門不納客公首尊禮開説俾學者師事之里胥躪
躒士族著片紙叱名立名庭下公責吏數罪俾書故官
吏復聚謀行榷酤法壞富室釀具當益官利三倍公毁

其犢不行州民某氏某以事逌江淮間傳王吉起大家
十餘姓徙置淮南傲睨指畫莫敢忤郡貳南士也益張
大翁霍公察其姦利曰民籍始定上計此非淮南分地
曷得徙願上省白事卒止之承接聲影纍纍蚩氓爭願
出其門下會偽造印牒事敗大興路獲得其所署偽籍
下郡逮捕公時再為理問羣氓造庭叩首伏罪公憫緩
其事卒得貰大德元年遷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
復分治慶元縣有廢湖總戎官久據湮為田將輸官租

以絶口公立決以漑民田撫循瘡痍磨刮驕冗皆素所
習知而獨於鄉校諄切訓諭謂爲宣化所宜急至今盖
有賴焉同分治官跅弛日弄事爭上謁出入無禁公手
疏力按之太傅丞相達爾罕公審察賢士擢工部侍郎
日從丞相騎具言江南弊事數百條丞相首肯之且命
治西京賈人積逋鉅萬得其實大德八年成宗召對賜
侍宴襲衣十一年成宗崩丞相受遺鎮遏嚴整獨命公
掌諸庫藏鍵鑰唯謹諸王會朝頒賚有等自公品節纖

栗毋敢譁丞相盆器之遂陞尚書至大元年今上皇帝
時為皇太子以本部官見問今何階官再拜謝不敢遂
加正議大夫俾稱其職值營繕推佛寺恩賞悉謝不受
從皇太子如五臺山頓遞如法而不病於民賜白金名
馬以寵之太夫人喪朞年乞歸里特賜上尊俾祭于墓
仍疾趣還朝以視事省更尚書授兩浙都轉運使力丐
辭再授資善大夫資國院使復辭不允三年奉旨過江
南具條所行事宜即得疾卧寓舍四年三月己卯薨年

六十有一公平居簡默絶聲色謙抑自閟遇事有發發
即不可犯崇善斥惡若飢渴㦲冠深衣于于庭廡曲盡
恩意所至輙招師訓諸子御史之教實有自來晚自號
德齋延祐四年特贈資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上護軍順義郡公謚貞惠娶奇味氏嚴正内治一不
累公故所居官益自裕今封順義郡夫人男四長即御
史諾木罕真習儒業以門功讓其季曰嘉琿今為武略
將軍同知沔陽府事女一適衡山努江西廉訪司僉事

孫男勝通銅臺清涼山孫女二長適太傅特爾格孫巴延直省舍人次適駙馬丞相伊克都護多爾濟長子南無釋迦以是年八月甲申葬公魏縣迺為銘銘曰

伊涼之西沈鷙悍剛挽强策良樂其騰驤天祚神聖授兵龍荒湊輯部族以先敵行赳赳赴功星流電驅顯允宿州飛矢執殳裹瘡先登擐甲以趨履彼樂土籍魏奠居篤生尚書積學以藴力探其本游於鄉校不忮不忿展武誓身江流渾渾踣襄檮樊舟濟合盾計其功多司

譯省中敷奏簡亮走驛歲終黑髯長身儀動帝瞳罷征
除傒音詞鴻鐘靡忒其行弗矜以辭彼權抑之訖莫疵
之再官游歲究褱謾欺輕疑除蔓納于春熙丞相受命
捕豫西江辟公佐戎解甲受降彼强先覆轘于油幢摩
之沃之革其愚狂佐政海壖恤黨廣賑尊而儒先俾職
具訓曰維此土衣冠振振勿為瘝辱養真復淳儒彥在
堂父老在廡壽母委蛇介彼春酹歲亦有康絜而秔稌
去馬騑騑執轡如濡公復有來爭任爭扶悅其條教激

頑蘇枯同列冒懸書章劾鋤端揆審官俾執事樞不諱以嚴不激以正庀工斯程賞至傴命品秩日崇經國陳政膏竭木萎水涸魚病積憂載馳疢關我身計其便宜咋舌莫陳教子惟忠以報國恩不夸其羸淑施後人魏縣之原松栢堅貞錫命孔熺裒對以承倬彼光大維公之成勒銘表阡永垂厥慶

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

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追贈推忠效

順公臣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

公謚忠宣楊公神道碑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奉辭興師于宋厥相賈某黷
愎違信誓郡將悉解體不用命播州安撫使楊惠敏公
邦憲襲土守邊至是十八世矣誓于衆曰渝合虁隘荆
州惴不保宋主且已降吾州逺王化閡大國有聖人當
署款奉籍俾若等者稚完聚果後降汙鋒鏑吾寧忍哉
衆稽首一口曰公言是無緩於是瀝誠挈州願上職方

氏世祖大悦即璽書慰諭曰宋内附邊臣莫敢後播末
奉命宜詔諭汝能承朕意其悉如宋制授官至元二十
二年公薨是生公諱漢英字熙載年甫五齡母夫人田
氏携朝于上京眉目刻削儀矩習如成人上摩其頂熟
視之諭宰臣曰楊氏子孫弱可愍母子遠來宜悉以父
爵錫襲之賜名賽音布哈公之為仕也授金虎符龍虎
衛上將軍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
民安撫使後加管軍萬户復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進

資德大夫勳上護軍其治邊也改南詔驛道罷順元宣慰使升安撫司為宣撫司分定雲南地以東隸播以西隸新部減郡縣之冗員者若干屯丁之糧三去其一焉黃平素屬播宣慰使烏魯斯誘諸酋長詐以為新闢境獻于朝公發其姦而歸我使恥不勝誣言舊有雄威忠勝軍思播匿不以告當籍之交州公言納土時已隸籍為別戶臺審覈如公言使益不得志詣樞密府白其事竟遣使者乘急傳將械公丞相與昔審覈官言無是事

而烏魯斯卒以擅掠邊民獄具罷歸部蠻桑柘亂省議
用兵公言賊勢方盛宜招諭之兵久無功而卒以公議
相繼請降天兵討南詔道由播大發卒輦運以濟軍食
隆濟賊日熾合鄂蜀二省重臣統師出征檄公以民兵
從甫出師卒與賊遇公力急戰大軍繼之降阿苴拔乍
籠賊復合拒迮縛隆濟阿女以歸大德四年南蠻盧奔
掠劫大姓依險翳自固黎魯在新部者亦嘯劫蟻聚攻
守議未決卒命公撫諭二賊請命遂置戍兵以歸六年

詔出師復征蠻命公與田茂忠牟二州民兵專討之茂忠以討他寇未至公獨分兵五道以進賊始却部蠻爭合從公度深入絶後應乃全師還次黃平七年茂忠始來議分民兵守險而公以疾薨于師年止四十公之治郡殺妖民王忠以絶芽蘖大修泮宫招蜀之名士教厲以化夷俗至元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播鄰壤不奉命公即括户口租税籍以進上大嘉之八朝京師弓矢鞍轡之賜不絶以平南功特賜玉帶兩被璽書俾世守其

士預御宴輙與國戚相齒世祖嘗曰此兒聰解殆得天賦仁宗則曰此子貌沈厚類畏吾人復賜譯經佛圖象以寵之二相貞憲王忠獻王尤加器敬性純孝睦宗黨二兄殁道中請于朝而襲其爵寛厚重然諾嘗約以善馬贈士友死趣贈之南北冠盖相依者無虚歲少讀濂洛書為詩文以體要為主所著書有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二卷幼嗜山水九州雄勝悉窮力以遊别自號為中齋子男四嘉貞嘉謩嘉祐嘉禧娶田氏

榮禄大夫義敏公謹賢之女喜書史善筆扎封遵義郡
夫人公薨之歲秋七月葬于桃溪祖域之東曽祖价宋
閤門宣贊舍人雄威軍都統贈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
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妣田氏封齊安和政安康
郡夫人贈永寧郡夫人祖文宗任和州防禦使播州沿
邊安撫使國朝贈榮禄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柱國封播
國公謚崇徳妣田氏封播國夫人謚章靖父即惠敏公
宋任左金吾衛上将軍安逺軍承宣使播州沿邊安撫

使國朝授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累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妣田氏封播國夫人謚貞順至治二年秋八月嘉貞來朝見天子於大明殿拜跪興即錫名曰延扎布哈禮宴如故事嘉貞眛死言曰先臣殁有年卹典未獲敢以請詔下翰林禮部太常趣議追錫迺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謚忠宣田氏亦封播國太夫

人而以忠宣所受官襲其子嘉貞為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宣撫使播州等處管軍萬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嘉貞踵門言曰子職在太史植徳彰善宜以傳信先公隧碑未立願有述𢮦謝不得辭而為銘曰

播君内州鮮于啟兵憬彼西夷蹂躪弗庭虎欲㴒㴒谷川震騰乾符鼎移五季嗣興維并楊氏太師肇初往理其疆以黜以助相繼象賢執武霆驅奕葉昭宣臣宋奉

圖中令之支踵德趾嶽再世死忠守節彌勵枕戈復讐斬首以謝熸熸展功贊貢不替宋社踰南間道以前是生忠顯擐甲開先三師締歡痛不有年立廟錫封歲時牲牷繇太師以降十有四傳崇德效奇拯民脫危貽于後昆惠敏攸祗實天有命我弗敢違委心效誠世祖色怡審彼逆順朕不汝疵恭承赫奕恪事四帝弱齡奏言胷臆默計宵征邁途敹敹鍛鑄或諭以生或矢以誓堤障一方不泯世勲盛德沄沄如山出雲壽嵩爵穹奚憾

之云揭碑隧門萬子孫紹聞

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贈汴梁路同知騎都尉

開封郡伯馬公神道碑銘

鳳翔府兵馬總判公諱昔里吉思以忠節死難廟食於治所汴為金南遷都作褒忠廟悉合享死事之臣兵馬公預焉兵馬贈恒州刺史鎮國上將軍夫人王氏太尉明德公女方公提孤兵守空壘力抗不敵盡室投巨談一媪抱嬰兒以逃是為禮部尚書諱月合幼歲悲憤感

屬其先居天山因以兵馬官爲馬氏植德秉志贖士人之爲奴者後皆爲達官而子孫更業儒術卒致光顯馬禮部子諱世昌爲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傾貲粟結雋彥家日困落子孫益用儒自振是生漳州諱潤字仲澤父即以文墨入官初署荆湖道宣慰司令史遷吉州路經歷陞兩淮轉運司經歷改太平路當塗縣長官再調常州路武進縣長官進奉訓大夫知光州改漳州路同知皇慶二年卒于漳州實十一月某日年五十有九其佐

荆湖調漕舟詣夔府山壁夾江峻矗樛木葛藟幸藏敵者以衝突公上計帥府焚伐蔽翳取木藟結綯索挽舟銜尾以進漕事迺不缺在吉州治豪民絶其柄持郡守以刻急自任公以寛輔之郡事不撓有劫盜獄株連百餘戸閲牘讞論止坐十餘人守終不能以奪也為轉運幕商人爭後先歲終鹽直不售公請刻籌第甲乙實巨甯俾商人自揲以抽鹽卒以辦縣當塗上疏言括馬料民徙戸增賦為不便時柄臣桑哥力主議公獨以邑宰

能奮言之其治武進如當塗刑其無良者而貸假之觴詠簡適皆相慕以化有拾松薪易酒滓尉以盜論公慰釋之守光州取官粟之羡者廣弟子員以食光久為用武地司馬丞相生于光公歲率諸生以祠民始知為儒以自重會有言利者請籍光閑田歲可得粟十萬石河南省下其事公執筆不肯署吏固請公曰官可免筆不可署卒不行州無茶租民間採山谷微末以食轉運司掩捕抵法會奉使出諸道問疾苦公疏所以轉運生事

者各降官三資漳州負海障崖龍巖章浦數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漸寧謐會有言漳州地産水精卒以獻言者代公始罷當塗時居儀真幾十年母夫人張氏語家世官簿徽警之迺復仕所為詩曰樵隱集若干卷觀其命名足以知志意矣韋布踵門降席倒屣傾家治具輟所得俸高下賢否以奉而其教子晷刻不肯置以門功讓其弟禮長子祖常皇慶初捎得交于京師其為文詞深湛有師法嘗默器而期之科舉行祖常試汴

梁南省皆第一於廷對以尊國氏族為第二祖義鄉貢
進士祖烈江浙行省宣慰使祖孝與祖常同登進士第將
仕郎陳州判官祖信國子生試中承事郎同知冀寧路
保德州事女二長適金雲次適劉某孫男五人武子以
公蔭授將仕郎監常州路宜興州稅文子獻子懿子惠
子女孫五祖常官翰林應奉時請于朝贈尚書為正議
大夫治書侍御史謚忠懿夫人白氏追封梁郡夫人公
亦贈朝列大夫同知汴梁路總管府事騎都尉開封郡

伯夫人楊氏追封開封郡君於是郎中之夫人張氏年八十有四矣祖常今為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願以其封婦者回授于張夫人噫咸矣哉其年某月某甲子將葬公于光州西樊原栒辱為文字交知且深乃求請銘銘曰

節以起宗儒以紹傳誰其任之宗伯維先再世是承漳州彖賢佐政慈寛智名不居養其熙光發于詩書尊聞勵行飭躬日劬載籍之藴心聲為言仰止不忒茲為德

源積小以高本本元元雲興崇山百穀穎栗鑒觀厥初豐報匪啬揭其德華昭銘以述

武略將軍裕州知州李公神道碑銘

太祖皇帝略定函夏以河南北要害為分地徵科供索從守令取具版籍缺落富瘠莫能考至憲宗用兵西南調發煩重推擇宜民人者為尤難時則有若故武略李侯排解勸勵鄉人德之死逾數十年仁聲善政歷歷在口耳在昔考循吏繇身後始定今於是見之侯諱英字

彦臣滑州白馬縣人弱冠襲叔父宥爵以宣武將軍知滑州立條教惇孝讓會歲饑賦入莫能輸率其州民見世祖于汴啓曰兵興值饑民即逃亡將使此州為空城敢昧死請世祖動色從其啟中統元年蝗食桑蠶賦病民獨建言約秋熟並取果逋負當以身任後至秋悉如約以入滑隸大名遠三百里糧餉轉輓不便侯請儲本州俟遠近朝廷是其請方兵興時鎧甲糧餱率從豪民稱貸子母轉息旬月相倍豪民倚州督取復入見于上

言不可陳對感切下其議執政執政咸是之繇是官償其本去其倍息別為內府籍以誌本始行田諮詢旌別勤惰如是治滑者三十年至元二年改順德路判官尹清豐南宮兩縣二十一年授武略將軍知裕州二十五年改知房州所至以治滑為準而滑以久任其事益章灼可考不妄嘗言叔父撫我良厚今得以宦業自拔即歸其爵兄子儀觀修整酬酌庶務靜要而理得才不盡用多士惜之三十一年十月六日卒年六十有九娶郭

氏先一年卒卒時年七十學浮屠法慈儉有度靡密總核允宜其家夫人有助焉是歲合葬于白馬縣大呉村曾祖義祖信父祐二子長元德奉政大夫龍陽州知州次元忠朝列大夫慶元路治中女四適和義郭君賓馮德臨魏仁元德娶張氏子二熹壽燾蚤世女一適郭從道元忠娶孫氏子二熙杰女一適郭守中始元德以給事東宮授贑州判官元忠佐御史府授新淦州同知公及見之戒曰壯歲長民宜清謹自重我昔罹兵艱赤手

立職業若等展世勿棄暴則先德永有紹我語弗可忘也今二子所至植立滑州之效於是乎見之徧待罪太史預修累朝諸名臣列傳是則滑州行事宜有紀謁告歸里元忠以事狀請銘銘曰

粵若生民大君長之幅員芒芒牧守是資饑匪設糜疾匪命醫承化觀風察其阨疵展也李侯百罹是逢誅管援溺不希其功天聽匪高矢言幸從不苛以夸不阿以容社有美榆田有嘉穀輿言無浮唯侯斯祝侯云逝矣

厥績謖謖種德孔深豐報有僕白馬之原松栢茂鮮詢彼耄倪遺愛是言家教允遵罔有虧愆爰表銘詩孫曾永傳

奉政大夫同知東昌路總管府事蔡公神道碑銘

延祐年紀丙辰仁宗皇帝推恩羣臣考視品秩榮其祖禰及其曽大父繇是單父蔡侯行以僉事廉訪贈府君諱良輔汝弼甫奉政大夫同知東昌路總管府事驍騎

尉單父縣子妣李氏單父縣君泰定元年新天子下詔
大賚內外俾就所居官皆錫命蔡侯時為慶元路總管
又贈嘉議大夫闕　路總管上輕車都尉闕　郡侯妣
某氏闕　郡夫人楠謁告歸里侯以郡侯事狀來請銘
詳厥原自則由侯之祖父總轄府君諱旺始總轄嘗語
于單父君曰吾遠祖世居徐州樹善不懈吾祿弗及食
汝必有後後果興汝其與榮焉單父亦嘗語于侯曰汝
祖訓語猶在耳若兄弟仕進皆祖德攸佑總轄當金南

遷時限河南為內界禁不得渡河歲大饑民爭就食河北潛戒舟夜渡所全活不可紀金愈迫河南亦轉徙皆竊據自保郡人丁統領集衆萬人為宋前導總轄往依之署以部伍徐說曰宋師入汴兵弱不可用彼將無固志難與共事統領從其策歸兵為農而宋將卒敗衂以遁所居曹州鄉曰東村有孟氏善居貨自厚總轄避難因家焉後與孟相雄長而卒以米帛賙其閭里之貧細歲鬻鹽增滲淤算以售市悉便之至元十九年八月卒

年八十有三集其姻黨與素往來者叙遺言端坐以逝夫人孫氏閲十有二日相繼卒治葬東村闊板塋舊所乘馬負衣冠以從至塋悲鳴躑躅即死讀其行事則單父之追命侯兄弟膴仕之效實總轄君啓之單父天性明朗其所待接與其父卒相類官雖卑一毫不以病民民益宜之家僮久役服者毁其約俾自便僮不忍去願服田以終老年八十一得與束帛今以卒卒時在大德十年九月某日夫人李氏櫂某州之女俱祔于總轄塋

所行以臺察官入仕其行事正不近名去衰黜妖愷悌以宜于民而寬厚有度迪祖父遺訓復以壽後興盖未可測也季曰衡闕　大夫趙州尹女一適汶上李闕孫五沖霄敏學山住某某孫女三適石定安石公安孟欽曾孫一奇山稍嘗謂為善無不報根固膏沃彌積以興責成旦暮考其所為不能以遠久宜矣若蔡氏祖父是誠可紀銘曰

水蹇於山積流必東磅礴委順不希其逢有截之椿鬱

兮輪囷秀儀長身襲和服醇匪高其門厥慶日增如泼之茂如木之升父緝子承既壽且康詒爾諸孫以受爾穰厚德匪浮是庸紀録表于隧門以闡以續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六